

驿寄梅花 秦建国 拐角的闪电

今年5月下旬,应去年对友人的承诺,我去了丽江,准备在玉龙雪山上住一段时间。入住的地方,窗子面对圣洁的雪山,阳台朝向静静的文海,美不胜收。去年国庆节我只住了两天,因为没想到那么冷,把我冻下山了。这次上山后,一切都那么熟悉,小羊“喜子”长大了,“村霸”大白鹅变老了,小狗“三三”更淘气了。此行我带了厚衣服,凉爽的天气很舒服。

然而,第二天刚刚起床,就接到了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:“庆林走了!”

我强忍悲痛,把这个噩耗通知了亲朋好友,同时订了最早去成都的机票。下山的路上,与庆林31年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断闪现在脑海里……

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,很多年前,有一次单位要求填档案中的一张表,除了亲属,还有一栏社会关系,我毫不犹豫写了他的名字。

我和庆林都是闽海人,我们是1988年8月初相识的,在海南省委食堂。当时他从人大毕业刚刚来到海南,而我还没有工作,每天为生计奔波,为每一顿饭发愁。这一点,他比我幸运,是分配来的,虽然也很艰苦——有一次他周末中午吃了半包方便面,晚上想再吃那半包,已经被蚂蚁吃光了。那时他住在海口市海府路的汽运招待所,认识他以后,他帮我在食堂买饭票,基本上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。

他一直是心目中的美食家。一个月以后的中秋节,他搬到海甸岛的单位宿舍。我去看他,他用电炉和月饼盒做饭,还教同宿舍的同事怎么打鸡蛋(我曾亲眼看到那位同事是用剪刀来剪开鸡蛋的)。那是我到海南后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一年后,我终于解决了工作问题。

他为人热情友善。2003年,我妻子下岗,女儿面临升学,家里颇为窘迫。他得知后立刻伸出援手,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。平时朋友们遇到什么困惑,也愿意听听他独到的见解。31年来,我们从未见过他生气发火,他就像个随和阳光的“大男孩”。在与新朋友见面时,他也爱开玩笑,自称“老囊”,让女士总是忍俊不禁,然后他就有点狡黠地笑了。

他的善良随和造就了非常好的人缘。从玉龙雪山下来的路上,我建了个微信群“追思庆林”,当我发出送花圈的消息时,不到两个小时,就收到了60多个回应——他应该感到欣慰,有那么多的人爱他、怀念他。

在海南31年,我非常感谢他的理解、帮助和信任。我们有过几次彻夜长谈,他的两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,一是他和妻子交待,如果借钱,不要找秦建国,他没钱;如果有事,找秦建国,他一定会帮忙。第二句,他说:你的磨难什么时候才到头啊?

去年6月22日,我母亲走了,11个月,我又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母亲第100天时,我们一起喝酒,一起抱头痛哭。他说他正在经受抑郁症的折磨,我劝他看开些,一切都会过去,因为我自己也得过三次抑郁症,每次发病时,都有半年时基本无法睡觉,茶饭不思,真的感觉生不如死。我对他说:“我都能一次次走出来,何况你呢!大家认为你比我乐观多了!”

实际上,他性格很内向。他的一脸阳光笑容里,深藏着无法释怀的痛苦。去年9月,他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。

我深知这种病的厉害,几乎每隔

一天就给他打电话。5月21日,我在昆明约他一起去玉龙雪山。而此前我刚给他买了辆山地车并把照片发给了他,准备等他回琼后一起骑行,他回了三个赞。没想到,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音讯!

追思会上,40多位朋友共同追忆与他度过的30多年美好时光。海南师范大学周泉根教授为他写下这样的文字:

庆林退休前后,在欢送人大新生的仪式上,要我布置口述史任务给他,我想这是多么豪华奢侈的活。去听故事,然后,记录,表达,走进不带重样的人生……

再见他,他说他抑郁了,很严重。我知道,那种在生活的任何拐角都可能遭遇到的突如其来的闪电,那种不敢面对的愧疚、悔恨和不解,那种叠加了一生的怅惘,打着包,变成刀,突然地袭来,那种下坠的深渊,釜底抽薪的耻笑……这一切,我略知一二。但我说,你是高空跳伞,暂时失重而已,等到伞张开了,就可以悠然自得地俯视人世的一切,并优雅而欢乐地着陆。

然而,最后,他的伞没有打开。固

闲话文人 孟祥海 谦谦之风



少年时期的黄裳。

现代散文家、藏书家黄裳(1919年6月15日—2012年9月5日)年轻时出版一书,曾自制“宣纸大册”一本,请马叙伦题签后,自己还亲手写了一块“牌子”,用木板雕成,双行,有边。文云:“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上海出版公司刊成以宣纸印制一册以自藏弃黄裳”,托荣宝斋装成四册,册前各有绛制书签。黄裳当时对这部“假古董”甚感得意,就抱着去给叶圣陶先生看。叶先生看了看微笑着说道,“了不起,了不起”。多年后回想年轻时的作为,黄裳说:“大约就像孩子得到一件新货,来不及地拿去给大人欣赏,又不好谴责,只能‘唔、唔’地对付过去的情形。”

年轻好强,多少有些爱慕虚荣,长辈可能出于欣赏和激励,也可能是随口应付一下,而对年轻人而言,却得到极大的心里满足;等到历经世事以后,回想往事,却感到当日情形未必如此。虽为小事一桩,读来令人莞尔。黄裳谦谦之风,让人如沐春风。

不禁想起了启功先生的一件往事。1995年11月的一天,数十位学者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,讨论启功先生的新著《汉语现象论丛》。讨论结束前,一直正襟危坐,凝神倾听的启功站起来讲话。他微躬身子,表情认真地说:“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,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。有时我嫌他们闹,就跟他们说,你们出去玩吧,乖啊!如此几次,终于有一天,我听见他俩出去,那个孩子边下楼边不解地问: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,我们哪儿乖啊?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,给我的感觉

就像那小孩,我不禁要自问一声:我哪儿乖啊?”听完这最后一句,会场里笑声一片。

启功借孩子以自谦,暗合感谢,风趣幽默,颇令人莞尔,大师胸襟,令人敬佩。

两位大师,虽处时代不同,境遇不同,但都表现出了一股谦谦君子之风。前辈文人的谦卑,学者的风范,于小事里见修养,于细节处见襟怀,令人景仰!固

琼岛风物 李军 明昌塔遐想

明万历年间中后期,凝望琼州府,在府城东北面,距琼台福地约三里地的下窰村(今夏瑶村)地盘上矗立起一座宏伟壮观的宝塔,它就是明昌塔。该塔七级八角,30多米高,塔体雄伟、卓然独立、直指苍穹,是明代琼北地区最高的宝塔,被称为“琼州第一塔”。塔下有敬事堂、文昌阁、关帝庙等建筑群,是明代以来海南著名的景点之一。该塔乃明代琼山籍名臣许子伟在几位琼州知府的鼎力支持下,携乡贤们集巨资历尽艰辛打造而成。建塔的目的是祈求琼州大地文运昌盛,祈望家乡风调雨顺,祈愿国泰民安。

明昌塔初建时,坐落在贯穿府城的美舍河入海口不远处。它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见证了琼州大地的起起落落。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在天灾和人祸的多次冲击下,明昌塔彻底被毁。如今,海口市和琼山区政府对美舍河进行改造,重点进行生态修复。

史料有载,当年明昌塔奠基时,朝廷大臣许子伟、琼州知府等携大小官员,各路乡贤,热心庶民、工匠等聚集在下窰村美舍河边,出席开工典礼,并埋下刻有“臣许子伟稽首敬祝”的石碑作为奠基石,可以想象,当时的奠基仪式有多么隆重。

明昌塔建成后,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人文景观。每逢重阳日,琼州士子呼朋唤友,登塔赋诗,远观沧海,俯瞰郡城。古塔通体疏朗,塔顶视野开阔,乡民尤喜登塔乘凉,儿童则攀塔玩耍,俨然古城一大景观。

明昌塔是琼山先民泛舟海上的灯塔。它毗邻美舍河流入琼州海峡的入海口,先民们经常在海面泛舟,在海上捕捞,由于古代航海和气象技术都比较落后,有明昌塔作为灯塔,无疑给茫茫大海中的船只带去希望和信心,是船只迷航时的救星。

明昌塔镌刻着海南文风昌盛的历史印记。在明昌塔建成后的三百多年间,美舍河的河水一直在静静流淌。美舍河是海府地区的母亲河,她从青山这边奔来,向蓝天那边飘去,流入南渡江的支流海甸溪,然后汇入琼州海峡,融入茫茫大海。

重建明昌塔,可以让我们重温我国古代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航行和壮举。古人下西洋,途经琼州海峡时,他们远远就可以看到岸边一座高大、挺拔的灯



明昌塔旧照。王力收藏、蒙乐生 翻拍

塔,那正是明昌塔。它为远洋的船只起到了标识和导航的作用。可以说,明昌塔从古时就为国家对外贸易和交流作了贡献,也为琼州经济的繁荣,航海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它的重建,最能唤起人们对这座古塔功绩的回忆,也加深了人们对海口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和敬重。固

写食主义 刘新宁 金盘脍鲤鱼

小时候在北方,干旱平原地带产的是大豆高粱,很少能见到鱼虾,以致总觉得年画上的大鲤鱼是画家的夸张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人也到了南方,吃到了各种各样的鱼虾蟹贝,却发现不见鲤鱼的踪影。问了好多人明白,南方人不好吃鲤鱼,有的嫌肉粗,有的认为鲤鱼是用来放生的,还有人觉得鲤鱼是吉祥物,不宜吃,总之,南方不兴吃鲤鱼,想吃也买不到。

鲤鱼从前也是好东西,尤其黄河鲤和洛水鲤,肉质肥厚、细嫩鲜美、营养丰富,深为国人喜爱,以至有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”“洛鲤伊鲂,贵如牛羊”的说法。孔子生儿子时,鲁昭公就赐给他一尾鲤鱼,孔子因此给儿子起名孔鲤,字伯鱼。宋朝人常用刚出水的黄河鲤鱼作生鱼片,宋太祖特别爱吃,因此成为东京汴梁的名肴。

生鱼片古代叫“脍”,脍,《说文》释为“细切肉也。”《汉书》言“生肉为脍。”《旧唐书》则有“飞刀脍鲤”的说法。可见古人吃脍是有历史的。脍炙都得用调料相佐,《礼记·内则》中说:“脍,春用葱,秋用芥。”意思是,吃生鱼片时,春天用葱佐助,秋天要蘸芥末。

飞刀脍鲤,葱芥佐餐,这还不够,对于美味高级的鲤鱼,盛装的器具也是考究的,那就是“金盘”。金盘脍鲤不止一次被古人提到,最早是汉代诗人辛延年《羽林郎》中的“就我求清酒,丝绳提玉壶。就我求珍肴,金盘脍鲤鱼。”权贵霍家的奴才冯子都倚仗将军势力,调戏酒家女胡氏,他点名要吃清酒鲤鱼,还向胡氏求爱,结果被拒绝。唐代的常建在《送楚十少府》中也有诗,“因送别鹤操,赠之双鲤鱼。鲤鱼在金盘,别鹤哀有余。”这是一首送别诗,此处的鲤鱼很可能双指,一指书信,二指真鱼。“洛阳女儿对门居,才可容颜十五余。良人玉勒乘骏马,侍女金盘脍鲤鱼。”这几句的意思是,洛阳有一位女子住在我家对门,正当十五六岁的年龄,很漂亮。她的丈夫骑一匹青白花的马,马具镶着美玉。婢女捧着黄金的盘子,里面盛着精细的鲤鱼。这是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中的句子,写的是一个美少女嫁了一位身居高位的丈夫后的富贵生活。

其实,金盘脍鲤鱼和葡萄美酒夜光杯一样,多半是夸张,用来形容物品之美,并非真的就是黄金做的盘子、和田玉做的夜光杯,但那份高雅的享受和美好的情怀却是不打折扣的。现在环境污染已让河洛之鲤失去了当初的鲜美,纵有真的金盘也无法脍之了。我们只能期待着有一天污染治理取得更大成功,再现从前的山青水碧,到那时不仅要金盘脍鲤鱼,更要美酒夜光杯。固